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四十回 金碧峰輕恕神姑 王神姑求援火母

詩曰： 燦爛金輿側，玲瓏玉殿隈。
昆池明月滿，合浦夜光回。
彩逐靈蛇轉，形隨舞鳳來。
誰知百零八，壓倒潑裙釵。

卻說王神姑帶了這一掛數珠兒，那珠兒即時間就長得有斗來大，把個王神姑壓倒在地上，七孔流血，滿口叫道：「天師，你來救我也！」天師起頭看來，哪裡有個深澗，哪裡有個淤泥，明明白白在草坡之中。原來先前的高山大海，兩次深澗，樵夫、葛藤、龍、蛇、蜂、鼠，俱是王神姑撮弄來的，今番卻被佛爺爺的寶貝拿住了。天師心裡才明白，懊恨一個不了。怎麼一個懊恨不了？早知道這個寶貝有這等妙用，不枉受了他一日的悶氣。王神姑又叫道：「天師，你來救我也！」天師道：「我救你，我還不得工夫哩！我欲待殺了你，可惜死無對證。我欲待捆起你，怎奈手無繩索。我欲待先報中軍，又怕你掙挫去了。」一個天師看了一個王神姑，恰正是個賊見笑。

原來國師老爺早得了一陣信風，說道：「哎！誰想今日天師反受其虧。」叫□聲：「揭諦神哪裡？」只見金頭揭諦神、銀頭揭諦神、波羅揭諦神、摩訶揭諦神一齊到來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小神，不知哪廂使用？」佛爺道：「現在爪哇國女將王神姑帶了我的寶貝，跌在荒草坡前。你們前去擒住他的真身，不許他私自脫換，亦不許你們損壞其身。」四個揭諦神得令而去。佛爺心裡想道：「揭諦神只好拘住他的真身，卻不能夠解上中軍來。張天師一人一騎，卻也不能夠解他上中軍來。不免我自家去見元帥一遭。」竟上中軍，見了元帥，劈頭就說一句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二位元帥眉頭不展，臉帶憂容，說道：「這如今燈殘燭盡，天師還不見回來，不知國師有甚麼恭喜見教？」國師道：「天師盡一日之力，擒了女將，成了大功。因此上特來恭喜。」老爺道：「天師既是擒了女將，怎麼此時還不見回來？」國師道：「天師只是一人一騎，沒奈何，元帥這裡還要發出幾□名軍士，前去助他一臂之力，才然捆縛得他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夜晚間兵微將寡，恐有疏虞。」即時傳下將令，點齊一百名護衛親軍，仰各隊長依次而行，前去接應天師。

這一百名親軍帶了高照，竟投荒草坡前而去。只見一個王神姑跌翻在地上，一個張天師手裡拿著一跟繸絲兒，說長又不長，說短又不短，左捆左不是，右捆右不是。正在兩難之處，只見一百名親軍一擁而至。天師大喜，說道：「你們從何而來？」都說道：「國師老爺稟過元帥，差我們前來與天師助力。」天師道：「國師神見，真我師也！你們快把這個妖婢捆起來。」王神姑說道：「天師老爺可憐見，輕捆些罷！」天師罵說道：「潑賤奴，說甚麼輕捆些？我今日拿你回去，若不碎屍萬段，剮骨熬油，我誓不為人！」

王神姑兩淚雙流，沒奈何，只得憑著這一百名軍士細捆細收，一逕解上中軍寶帳。國師老爺除了他的數珠兒，數一數還是一百單八顆。國師道：「天師，你怎麼今日成功之難？敢是我的寶貝有些不靈驗麼？」天師朝著國師一連唱了幾個喏，一連打了幾個躬，說道：「多承見愛！怎奈我自家有些不是處，故此成功之難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有些不是處？」天師卻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了一遍。國師道：「既如此，多虧了天師。」二位元帥看見個王神姑和前番七□二個都是一般模樣，說道：「前日七□二個都是假的，今日這一個可真麼？」國師卻把個數珠兒和揭諦神的前來後往，細說了一遍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既如此，又多虧了國師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妖婢無端詭計，百樣奸心，望乞元帥速正其罪，細剝他的皮，細剮他的肉，細拆他的骨頭，細熬他的油，尚然消不得我胸中之恨！」洪公道：「天師怎麼恨得這等狠哩！」天師道：「此恨為公，非為私也。」元帥道：「天師不必吃惱，我這裡自有個公處。」即時叫過刀斧手來：「你即將女將王神姑押出轅門之外，先斬其首，末後剝皮、剮肉、拆骨、熬油，依次而行。」刀斧手一齊答應上一聲「是」，把個王神姑就嚇得渾身出汗，兩腿筋酥，放聲大哭，吆喝道：「列位老爺饒命哩！就只砍頭，饒了剝皮、剮骨、熬油也罷。就只剝皮，饒了剮骨、熬油也罷。就只剮骨，饒了熬油也罷。」刀斧手喝聲道：「哇！你既是砍了頭便罷，卻又乞這些饒做甚麼？」王神姑哭哭啼啼道：「得饒人處且饒。」

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，早已打動了國師老爺的慈悲方寸。國師道：「稟過元帥，看貧僧薄面，饒了他罷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妖婦立心不良，我今日若放於他，他明日又來反噬於我。這正是養虎自貽患，這個不敢奉命。」國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只一個女人有個甚麼立心不良？有個甚麼反噬於我？以貧僧觀之，擒此女人如探囊取物，手到功成。饒他再沒有反背之處，貧僧自有個道理。」天師看見國師苦苦的討饒，誠恐輕放了這個妖婦，連忙走近前去，說道：「擒此妖婦，萬分之難，放此妖婦，一時之易。雖是國師老爺慈悲為本，也有個不當慈悲處。雖是國師老爺方便為門，也有個不當方便處。譬如天地以生物為心，卻也不廢肅殺收藏之令。這妖婦是一段假意虛情，誓不可聽。」國師道：「螻蟻尚然貪生，為人豈不惜命！他今日雖然冒犯天師，卻不曾加以無禮，這也是他一段好處。天師怎麼苦苦記憶？」王神姑又在那邊吆喝道：「饒命哩，饒命哩！」國師道：「元帥在上，沒奈何看貧僧薄面，饒了他罷！」元帥道：「既蒙國師見教，敢不遵依。」即時傳令，吩咐刀斧手放他起來。

國師叫過王神姑，跪在帳前，問他道：「你是本國女將麼？」

王神姑道：「小的本國女將。」國師道：「我元帥承奉南朝大明國朱皇帝欽差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來下西洋，撫夷取寶，到一國探問一國，有無我天朝的傳國玉璽。如無玉璽，不過取得一封降表降書，一張通關牒文，我元帥又不占人城池，又不滅人社稷。你這蕞爾小國，有多大的軍馬，敢倔強無禮？你這蠢爾女將，有多大的神通，敢賣弄妖邪？今日拿住你，是貧僧再三央說元帥饒你回城，你可知道麼？」王神姑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謝元帥不斬之恩！謝國師救命之德！小的回到本國，見了番王，即時獻上降書降表，即時換上通關牒文，再不敢倔強無禮，抗拒天兵，自取罪戾不便！」國師道：「萬一放你回去，背卻今日之言，那一次拿住你，碎屍萬段、剮骨熬油的事，卻都是有你的。」王神姑說道：「小的知道了。」國師老爺吩咐軍政司把他的披掛鞍馬，一應交還與他，還與他酒肴，示之以恩，放他回去。王神姑得命，好似蹄碎玉籠飛彩鳳，透開金鎖走蛟龍，出了轅門，照著本國抱頭鼠竄而去。卻說王神姑已去，馬公道：「夷人反覆不常，況兼一女流之輩，他哪裡曉得個『信行』二字。方才還是不該放他，放他還有後患。」國師道：「人非草木，豈可今日饒了他的性命，他明日又有個反背之理！」馬公道：「莫說明日，這如今去叫他回來，你就有個推托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若是這如今去叫他回來，他就有些推托，貧僧誓不為人！」馬公道：「國師既不准信，稟過元帥，或差下一員將，或差下一員官，或差下一名番兵，趕向前去叫他一聲，你看他回來不回來，便見明白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如今夜半三更，教他到哪裡去叫？」馬公道：「叫人也沒有，怎麼夜戰成功？」國師道：「既如此，稟過元帥，差下一名番兵去，叫他回來罷。」元帥傳下將令，即差藍旗官追轉番將王神姑，許即時回話。

藍旗官得了將令，連忙的追向前去。高叫道：「王神姑且慢去！我奉國師老爺法旨，叫我回來，還有話吩咐於你。」王神姑正行之際，猛聽得後面有人指名叫他，吃了一驚，帶住馬聽了一聽，只聽得吆喝道：「我奉國師老爺法旨，叫你回來，還有話吩咐於你。」他心裡想道：「叫我回去，沒有別話，這一定是有個小人之言，說我反覆，故此叫我回去，看我今日推卻不推卻，可見後日反覆不反覆。我若不去之時，便中了小人之計。我偏做個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庶幾他不疑我，我明日得以成功。」連忙問道：「果是國師老爺的法旨麼？」藍旗官道：「軍中無戲言，豈有假傳之理。」王神姑即時勒馬回來，拜於帳下，稟說道：「小的已蒙國師老爺開天地之恩，宏父母之德，放轉回城。適才又蒙法旨呼喚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國師道：「我適才思想起來，你是西番一女流之輩，我是上國一個國師。你明日回去弔領人馬，反覆不常，有誰與你對證？故此叫你回來，當眾人面前做下一個證明功德，才

是道理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我要供下一紙狀詞，我又不通文墨。我要發下一個誓願，卻又口說無憑。不如將披掛鞍馬之類，但憑老爺留下一件，做個當頭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不是留下當頭的話，只要見你一點真心。」王神姑道：「若要見我一點真心，不如當天發下一個誓願罷！」國師道：「你就發下一個誓願罷。」王神姑轉身對著天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的是西洋爪哇國女將軍。今日敗陣被擒，荷蒙國師老爺赦而不殺。言定歸國之後，稱臣納貢，不致反旆相攻。如有反覆，教我上陣不得好死，萬馬踏我為泥。」國師聽知此誓，說道：「阿彌善哉！發這等一個誓願夠了。」王神姑又磕了幾個頭而去。馬公道：「這個女人好機深謀重哩！」

國師道：「他一叫便來，你還說他的不是。」馬公道：「這才是他的機深處。」國師道：「發下了這等一個誓願，還有個甚麼機深處？」馬公道：「近時的人都有二□四個養家咒，你那裡信得他的。」國師道：「倘若信不得，貧僧必然萬馬踏他為泥。」國師回到本船，叫過咒神來，記了王神姑的咒語。

二位元帥每日專聽爪哇國的降表降書。哪曉得王神姑回到本國，見了咬海干，咬海幹道：「你怎麼被張天師所擒？既然擒去，怎麼又得回來？」王神姑故意說道：「我是虛情假意，探實他的軍情。」見了番王，番王道：「你怎麼被張天師所擒？既然擒去，怎麼又得回來？」王神姑也故意的答應道：「我是虛情假意，探實他的軍情。」番王道：「你既是探實了他的軍情，你何不大展神威，擒此僧道，與朕威鎮諸邦，有何不可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南朝的僧家金碧峰本領其實厲害，一時難以擒拿。」番王道：「既是難擒，卻怎麼樣處置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小臣還有一個師父住在甲龍山飛龍洞，修行了有千百多年，道行非常，成其正果。不食人間五穀，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。身高三尺，頸項就長一尺有餘。頭有斗大，手似鐵鉗。因他頸項子長，人人叫他做個鵝頸禪師。他頭頂風扇，腳踏火車，左手提的是火槍、火箭，右手提的是火鴉、火蛇。因他是一團火性，人又叫他是個火母禪師。」番王道：「他既是修行之人，怎麼又肯來與你廝殺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是個兩截的人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是個兩截的人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我師父在修真養性之時，掃地恐傷蟻命；他若是火性暴烈之時，即時撞倒斗牛宮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得他火性暴烈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大王豈不聞激石乃有火，不激原無煙？」番王道：「此去多少路程？只怕一時不及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小臣不憚辛苦，快去快來，還趕得及。」番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有功之日，重重加賞。」

王神姑辭了番王，別了咬海干，駕起一步膝雲。那膝雲一日一夜，可行千里，不消三日三夜，已到了甲龍山飛龍洞。王神姑落下雲頭，來到洞口，見一個小道童兒坐在門前。王神姑走向前去，打一個稽首，說道：「師兄請了。」那道童還一個禮，看一看說道：「你是爪哇國的王師兄也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便是。」道童說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王神姑說道：「有事拜謁師父。」道童兒說道：「師父卻不在家了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到哪裡去了？」道童兒說道：「在大羅天上火堆宮裡打火醮去了。」王神姑說道：「去了幾日？」道童兒說道：「才去了三七二□一日。」王神姑道：「火醮要打幾時？」道童兒說道：「要七七四□九日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我有些緊事，怎麼等得他來也！」道童兒道：「天上的事由不得人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我如今不得見師父，天下的事也由不得人。」王神姑要得師父緊，只得守著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直守得過了四七二□八日，只見一朵紅雲自空而下。王神姑早已知道是師父來了，雙腳跪在洞門之外。火母落下雲來，看見個舊日徒弟，可驚可喜，說道：「王弟子，你從哪裡來的？」王神姑一劈頭就把兩句狠話兒打動師父，一邊做個要哭的聲音，一邊說道：「弟子今年運蹇時乖，遭了一年的厄難，受了一年的困苦，這如今還不得脫身。沒奈何，只得遠來拜求師父。」火母道：「是個甚麼人？敢這等窘辱於你！」王神姑又哭又說道：「是個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甚麼元帥，統領了寶船千號，戰將千員，雄兵百萬，下俺西洋，撫甚麼夷，取甚麼寶，經今在俺爪哇國攪擾了大半多年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怎麼讓著於他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先是總兵官咬海干出戰，被他砍了五百名魚眼軍，又被他煮吃了三千名步卒。」火母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的道理！縱有不是，不該把個人來煮吃。你與他交戰何如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與他交戰，本待不輸。爭奈他有個僧家，本領厲害，弟子那七□二張甲馬替身，俱被他所破。又把弟子的真身拿上中軍，若不是師父所傳的五國三出，弟子也不得回來見師父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沒有告訴他，你是我的徒弟？」王神姑就扯一個謊，說道：「益發不好說得。」火母道：「怎麼不好說得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不說師父倒還好，因為說了師父，他愈加又計較我們。」火母道：「他要怎麼樣計較於你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他也要把我們來煮吃哩！」火母大怒，說道：「天下哪裡有這等一個僧家！你不看經面也看佛面，怎麼要把我的徒弟來煮吃哩！徒弟，你先去，我隨後就來，定要與你伸這一口氣，定要與你報這一場仇，教他認得我的本領哩！」

王神姑萬千之喜，歸到本國。國王道：「怎麼去了這些日子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因為師父在大羅天上火堆宮裡打火醮去了，故此耽遲了這些日子。」番王道：「師父何如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即時就到，小臣帶領本部兵馬先去伺候。」番王道：「凱旋之日，一總酬功。」王神姑辭了番王，領了本部軍馬，見了咬海干，問說道：「南兵連日何如？」咬海幹道：「他連日等我們降書降表。況兼天氣酷熱，前行不便，故此不曾來□分催攢。你師父在哪裡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即到荒草坡前。」道猶未了，火母已是落下火雲，先在那裡等著徒弟。王神姑雙膝跪下，說道：「不知師父早臨，有失迎候。」火母道：「徒弟，我此來，一非為名，二非為利，只為你是我的徒弟，我特來捉此僧家，與你伸這一口怨氣。只一件來，你決不可洩漏我的天機。你先出馬，看南陣上哪個將領來，待我好作道理。」

王神姑出陣，早已有個五□名夜不收打探了實信，報與中軍，說道：「王神姑回去，拜請了他一個甚麼師父，住在甚麼甲龍山飛龍洞，修行了有千百多年，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。身長三尺，頸脖子就有一尺多長，混名叫做鵝頸祖師。他頭頂風扇，腳踏火車；左手提著火槍、火箭，右手提著火鴉、火蛇，故此又叫做火母禪師。這如今現在陣前，聲聲要捉僧家，□□要拿道士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這都是佛門中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」王爺道：「誰想這等一個女人，這等反覆！」馬公道：「去請國師出馬，萬馬踏他為泥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如今說不得那個話，快請天師來出馬，萬一天師推托，就著去請國師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帳下諸將一齊稟道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末將們不才，願先出馬，擒此妖賊。萬一不能成功，再請天師、國師未為晚也。」元帥道：「非我不遣諸將，只因此來的妖賊，都是些妖邪術法，小鬼旁門，非兵家之正脈，故此不敢相勞。連天師的正一法門且不能奈何於彼，連國師的佛力也不能奈何於彼。諸將當悉體此意！毋謂我為輕忽也。」諸將齊聲道：「怎麼敢說元帥老爺輕忽？只說馬革裹屍，大丈夫之事。末將們不才，願出一陣，看是何如。」王爺道：「既是諸將堅意要戰，許先出一陣，止許先鋒及五營都督，四哨官防禦寶船，不可擅動。仍要小心，不可輕視！」

諸將得令，一擁而出。左右行鋒分為兩翼，五營大都督看營。前後左右按東南西北四方上，各自扎住一個行陣。一聲信炮，三通鼓響，南陣上擁出六員將官。只見番陣上站著一員番將，身長三尺有餘，臉如鍋底，手似鐵鉗。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正東上閃出一員大將，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獅蠻帶，練光拖，騎一匹流金弧千里馬，使一桿丈八截天槍，原來是前營大都督應襲王良，高叫道：「站的敢是王神姑的師父麼？」那番將答應道一聲「是」，把那一張血光的口張開來，火光就進出來有三五尺。王良道：「你敢就是火母麼？」他又答應一聲「是」，又把那一張血光的口張開來，火光又迸出來有三五尺。王良道：「我聞你的大名如雷灌耳，原來是這等一個長頸鬼頭。你出陣來怎麼？你敢欺我南陣上無人麼？」掄起那一桿丈八的神槍，照著火母身上直戳將去。火母也不作聲，火母也不動手，只是戮一槍，一道火光望外一爆。王良左一槍，右一槍，殺得只見他渾身上火起，並不曾見他開口，並不曾見他動手。

王良未了，只見正西上閃出一員大將來，爛銀盔，金鎖甲，花玉帶，剪絨裙，騎一匹照夜白銀鬃馬，使一桿朱纓閃閃滾龍槍，原來是後營大都督武狀元唐英，高叫道：「王應襲你過來，待我奉承他幾箭。」一連射了一壺箭不中。中在頭上，頭上就是火出來；中在眼上，眼上就是火出來；中在鼻上，鼻上就是火出來；中在口上，口裡就是火出來；中在面上，面上就是火出來；中在手上，手上就是火出來；中在腳上，腳上就是火出來。並不曾見他開口，並不曾見他動手。

唐英還要射，只見正南上閃出一員大將來，紅紮巾，綠袍袖，黃金軟帶，鐵菱角包跟，騎一匹金叱撥純紅的馬，使一條三丈八

尺長的鬼見愁疾雷錘，原來是左營大都督黃棟良，高叫道：「唐狀元你過來，等我奉承他幾錘。」一連上手就是七八個錘，就打出七八個火團兒來，並不曾見他開口，並不曾見他動手。

黃棟良還要打，只見正北上閃出一員大將來，身長三尺，膀闊二尺五寸，不戴盔，不穿甲，騎一匹紫叱撥騰雲的馬，使一件重一百五十斤的神見哭任君鏢，原來是右營大都督金天雷，高叫道：「黃都督你過來，待我也奉承他幾鏢。」一上手就是七八個鏢，也只是打出七八個火球來。金天雷說道：「好奇也，我這一百鏢還是打鐘哩？還是煉銅哩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火母颯地裡一道火光，把個金天雷一把扯住。金天雷慌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你放了我再去扯別人罷！」火母說道：「我現鐘不打，又去煉鋼？」

金天雷還不曾開口，只見左右兩個先鋒：一個身長九尺，膀闊三停；一個身長四尺，腰大圍。一個黑面卷鬚，虎頭環眼；一個回子鼻，銅鈴眼。一個一匹馬，一個一口刀。一個是左先鋒張計，一個是右先鋒劉蔭。一個高叫道：「金都督你過來，仔細我的刀。」一個高叫道：「你兩個不見了開路神，沒有這個幾多長數的。」一個左一刀，一個右一刀。一會兒，左一刀的不見了刀口，右一刀的不見了刀尖。不見了刀口的嚇得啞口無言，不見了刀尖的嚇出一身尖頭汗來。火母方才張開口來，大笑三聲，說道：「多勞你們了！我昨日在途路上，感冒了些風寒暑濕，多得你們這一場修養，我的感冒好一半。」六員大將都只是睜開眼來看他一看。火母又說道：「你們不要看我，你們轉去，叫你那牛鼻子道士來，叫你那葫蘆頭和尚來。」

畢竟不知他單請天師、國師有何道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